



未底改記錄這些事，寫信給亞哈隨魯王各省遠近所有的猶太人，吩咐他們每年守亞達月十四、十五兩日，以這兩日為猶太人擺脫仇敵得享平安，轉憂為喜、轉悲為樂的吉日，並在這兩日設宴歡樂，彼此餽送禮物，賜濟窮人。

於是，猶太人照未底改所寫給他們的，把開始所做的作為遵守的定例。

# 以斯帖記 反思

## 信仰在迷惘與闕間中的再發現

亞達月十三日，在王各省其餘的猶太人也都聚集，保護自己的性命，擺脫仇敵得享平安。他們殺了七萬五千個恨他們的人，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；十四日他們休息，以這日為設宴歡樂的日子。但書珊的猶太人卻在十三日、十四日聚集；十五日休息，以這日為設宴歡樂的日子。所以住在無城牆的鄉村的猶太人，都以亞達月十四日為設宴歡樂的吉日，彼此餽送禮物。

蔡錦圖 著



**theWay** 系列

## 以斯帖記反思：信仰在迷惘與闕間中的再發現

作者：蔡錦圖

督印人：唐榮敏

責任編輯：梁彩霞

裝幀設計：Trilink Design

出版兼發行：浸信會出版社（國際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18樓03-12室

電話：(852) 2336-0161

傳真：(852) 2336-4186

電郵：info@bapress.org

網址：www.bapress.org

印刷：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© 2026 浸信會出版社（國際）有限公司

2026年6月初版

產品編號：DO153

國際書號：978-962-933-990-6

版權所有

香港印刷

**theWay** Series

### *The Book of Esther: Rediscovering Faith in Disorientation and Liminal Contexts*

Author : Choi Kam To Daniel

Executive Director : Eric Tong

Editor-in-Charge : Florence Leung

Designer : Trilink Design

Published & Distributed by : Chinese Baptist Press (International) Limited

Rm. 03-12, 18/F., Kowloon Plaza,

485 Castle Peak Road, Kowloon, Hong Kong

Tel: (852) 2336-0161

Fax: (852) 2336-4186

E-mail: info@bapress.org

Website: www.bapress.org

Printer : New Century Printing Industrial Limited

©2026 Chinese Baptist Press (International) Limited

First Edition: June 2026

Code No.: DO153

ISBN: 978-962-933-990-6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Hong Kong

除特別註明外，本書經文引自《和合本修訂版》（浸、神版2011），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，蒙允准使用。

你不要自己以為在王宮裏強過任何猶  
太人，得以倖免。此時你若閉口不  
言，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  
救；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。焉知你得  
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

（斯四13-14）

## 目錄

楊序	5
自序	7
導言：歷史背景、文本典籍和神學思考	11
第 1 課 王后的廢立（一 1- 二 23）	51
第 2 課 陰謀與挑戰（三 1- 五 14）	81
第 3 課 靜默中護理（六 1- 八 17）	119
第 4 課 反轉與拯救（九 1- 十 3）	145
終章：信仰在迷惘與鬪間中的再發現	167
附錄：書珊城的歷史與考古發現	183
參考書目	193

## 楊序

坊間已有不少以斯帖記的注釋，還需要再多一本嗎？是需要的。聖經的詮釋需要在每一個時代重新進行，因為詮釋不僅在於深入理解經文對聖經時代讀者的意義（What it meant），也在於呈現經文對當今世代讀者的含意（What it means）。一本適切於當代的注釋，不但需要結合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，也需要將經文的神學思想落實於此時此地。

蔡錦圖博士新作《以斯帖記反思》正是一本切合時宜的新一代注釋。內容紮實豐富，行文流暢，可讀性甚高。全書各章均設有「主題信息」與「現代意義」兩大部分。在「主題信息」方面，作者融會最新考古資料、古波斯帝國的政治環境和聖經原文研究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，運用現代語言呈現以斯帖記敘事的起承轉合，引人入勝。尤其可貴的是，作者以古波斯帝國的政治舞台為背景，細膩地分析各個人物在政治特權或限制之下的表現與行動，使讀者更深入地體會角色的心態與動機，令敘事情節更顯絲絲入扣。例如，作者指出四章17節的用語顯示以斯帖由被動轉為主動，從而改變歷史的走向（頁102）。他亦細緻分析以斯帖邀請王與哈曼赴宴的策略，如何「把事情從公開的政治舞台，轉移到比較安全、可控的私人空間」（頁104），使讀者能想像以斯帖三日三夜的禁食，並非徒然等待，而是深思熟慮地籌劃求情之策。

本書最值得欣賞之處在於「現代意義」部分。作者的反思既具深度，亦極富時代性。他不僅探討信仰在個人層面的意義（如以斯帖），更將思考提升至公共、政治乃至國家的層面。例如，他指出經文三次提及猶太人不搶奪仇敵財物的重要性（九10、15、16），避免了「被壓迫者反轉為壓迫者（頁142）」這一常見而悲痛的循環；亦指出「末底改



的影響力並非轉化為個別民族掌權的時代，而是在帝國結構中成為一種公共善行，使整個社會（不論是任何民族）得以活在較為和平與穩定的狀態之中」（頁158-59）。本書最獨特的貢獻，正如副題「信仰在迷惘與闕間中的再發現」所揭示的，是作者敏銳地剖析二十一世紀基督信仰如何處於「神隱」的闕間之中，以及以斯帖記所蘊含的「闕間神學」信息如何向當代人發聲。

書中佳句俯拾皆是。例如，末底改與以斯帖「各自代表兩條信仰道路：一條是在街上，穿着麻衣哭泣；一條是在宮中，戴着王冠卻充滿恐懼……這兩種處境共同呈現一個基本問題：在危機時刻，人應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？我們是旁觀者、受害者、倖存者，還是被召去面對時代危機的人？」（頁111-12）；又如「召命不是從你的能力開始，而是從你的位置開始。」（頁113）；以及「許多時候，基督徒以為教會的見證必須是高聲宣告而震動社會的，但以斯帖記展示了另一種模式，就是在文化中尋找縫隙——善用智慧而非對抗、等待而非急躁、溫柔而非權力」（頁116）。這些佳句不僅展現文字之優美，更彰顯其背後深厚的神學整合。

如此一本佳作，實為以斯帖記的理想伴讀，謹此推薦給所有喜愛聖經的牧者與信徒。願上主使用此書，成為華人的祝福！

楊詠嫦博士

基督教國際神學院院長  
播道神學院第五任院長



# 自序

以斯帖記是聖經中一本獨特的書卷，既沒有提及神的名字，也欠缺明顯的神蹟奇事。然而，在這段猶太民族瀕臨滅絕、歷史重大轉折的記載中，卻能看見無形的手在掌管一切。本書正是要帶領讀者進入這個耐人尋味的聖經文本，探討其中的歷史背景、經文信息、神學意涵，以及它對當今世界的啟發。

以往在閱讀經文之際，我曾寫了數萬字有關以斯帖記的心得。我一直對這卷書甚有興趣，但由於向來有這卷書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印象，對於自己身為男性，是否可以洞悉猶太歷史上這個傳奇女子，抱有懷疑。近來閱讀猶太《他勒目》（或譯《塔木德》，*Talmud*）稱以斯帖為「先知」，並認為以斯帖記具有永恆的價值（*Megillah 14a*），令我甚感好奇。中世紀猶太人甚至認為以斯帖與摩西有同等地位，認為他們都是神揀選來拯救猶太人的器皿。猶太人如此尊崇以斯帖，大概是不少人意料之外的。近代許多研究聖經和基督教文化的著作，也有探討這書卷對當今時代的意義，尤其是關於性別和族羣，以及民族面臨重大危機的問題，這些都是較少見於其他書卷。

以斯帖記的哈曼企圖滅盡猶太人，倘若這計劃在歷史上真有其事，那麼這是猶太民族的最大危機。哈曼與以斯帖成為一個尖銳的對比，把彰顯邪惡的陰謀與隱藏起來的信仰，互相對照。二千多年來，猶太人將以斯帖記視為普珥節（פּוּרִים, Purim）的核心經卷。普珥節期間，猶太社羣會誦讀以斯帖記。他們朗讀經文時，每當讀到哈曼的名字，會發出噪音、搖動響板或喊叫，以象徵拒絕邪惡。然而，這段篇章不僅是猶太節慶的紀念，對於以後的歷史（包括今天）究竟有何意義，一直具有深



思的價值。

在本書，我們先在導言探討「歷史背景、文本典籍和神學思考」，一起進入以斯帖記的時代背景，包括波斯帝國的社會政治環境、猶太人的處境，以及此書卷在猶太與基督教正典中的地位，尤其是它如何在歷史的不同傳統中被接納，以及它在聖經正典中的獨特性。

在接下來的四個篇章，按以斯帖記的章節順序，分析其中的經文，探索書中人物的行動與神的隱形引導。從中可以見到瓦實提王后的廢立、以斯帖如何成為王后、哈曼的詭計與末底改的堅持、以斯帖的勇敢決斷，以及猶太人如何在危機中蒙拯救。箇中將結合聖經原文的釋義，參考猶太與基督教傳統的解讀，深入理解這卷書的內涵。

本書終章是〈信仰在迷惘與闕間中的再發現〉，綜合處理了以斯帖記的兩個主要信息。其一是關於神的隱藏，讓信仰似乎成為在曖昧與邊界中的事物，這是以斯帖記對這題目的深切反省。眾所周知，以斯帖記與其他《希伯來聖經》（*Tanakh*）書卷不同，它沒有明確提及神的名字。這一點使猶太拉比進行深刻的思考，認為這是「神隱藏自己」但仍然掌管歷史的例子。猶太教神學稱之為「神的面隱藏」（הסתר פנים, *Hester Panim*），表示神雖沒有直接出現，卻仍在幕後運行。「神的面隱藏」是一個相當複雜卻又極其重要的課題，尤其是在一個充滿邪惡的世代。基督教會較多強調神的顯現，當時勢不像神臨在的日子，就容易變得啞口無言。猶太人這方面的經歷甚多，因而對「神的面隱藏」有較多注目。這個課題在以斯帖記中有深刻的啟發，本書期望思考這課題在當代教會的意義。

另一個信息是關乎猶太人在異邦的處境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流徙至外邦地區生活，並在亞哈隨魯時代面對危機，當中神的子民在不確定之



地，經歷了神的創造、啟示和更新。這狀況與近年神學界出現的「闕間神學」（Liminal Theology）相似，也是本書副題顯示的反省要點。闕間神學強調「處於過渡、邊界、門檻之間的經驗」，即在不確定之處人神相遇的奧祕。信仰不是靜態的「確定狀態」，神的臨在常在「模糊、張力、破碎、過渡」之際被經驗到。人與神的關係，不是建立在固定的靜態結構中，而是可以在「臨界狀態」中被重新理解和更新。閱讀以斯帖記時，本書嘗試從「闕間神學」的角度作思考，並視之為以斯帖記信仰之旅的步伐。每一段經文的現代應用，都是圍繞「神的面隱藏」和「闕間神學」兩大課題，分析內容對當今的意義。

以斯帖記不僅對個人信仰擁有意義，對羣體而言，尤其是遠離家國的人，也具有重要的信息。這卷書讓神的子民見到，在他們原生土地以外的地方，可以經歷神的默默保守和工作。他們的生活不是取決於他們身處甚麼地方，而是在於他們的信仰對象是誰。

期待以斯帖記對當今的信徒、教會和社會有所啟發，讓我們身處動盪、信仰面臨挑戰時，可以如以斯帖、末底改和猶太子民一樣，看見神的手在羣體歷史與個人生命中如何引導。在面對神沉默的時刻，仍能確信祂的彰顯與帶領，即使那是如何不確定的闕間狀態。





# 導言：歷史背景、文本典籍和神學思考

## 一、以斯帖記的歷史背景

### 1. 以斯帖記時代波斯帝國的政治與社會

當以斯帖記的故事發生時，猶太人已經臣服在波斯和瑪代帝國之下大半世紀。公元前 587 / 6 年，巴比倫帝國攻陷耶路撒冷，南國猶大經歷亡國，臣民被擄到外邦。在近半世紀之後，公元前 538 年，波斯和瑪代的聯合帝國入侵巴比倫，在改朝換代之下，猶太人臣服於新的帝國霸主。

波斯帝國的建立者居魯士大帝（Cyrus the Great，約公元前 600-529 年，舊譯「古列」）原為波斯國的君主，後來征服了鄰近的瑪代國，兩國合併成為聯合王國，史稱「阿契美尼德王朝」（Achaemenid Dynasty，以在位的王室家族命名，以下統稱「波斯帝國」）。居魯士在公元前 539 年攻陷巴比倫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，統治範圍從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東岸，包括猶太人所在的巴比倫和猶大地。他的繼任者岡比西斯二世（Cambyses II，公元前 529-522 年在位）、大流士一世·舒士他斯伯（Darius I Hystaspes，公元前 522-486 年在位）和薛西斯一世（Xerxes I，公元前 486-465 年在位）<sup>1</sup> 通過軍事征服和精密的政治治理，來擴展並鞏固帝國。根據估算，在波斯帝國的高峯時期（約在公元前 500 年前後），其最大領域可達約 5.5 百萬平方公里，地理範圍極為廣大。相對之下，同一時期的中國在東周春秋戰國的過渡階段，最大範圍估計約五十五萬平方公里，僅有波斯瑪代帝國面積的十分之一。至於印度次大陸，正值「摩訶瞻部陀」（Mahājanapadas）時期，分為許多



小國，直到公元前 322 年才出現統一的孔雀帝國（Maurya Empire）時代，面積也只是比中國略大而已。

現今有關波斯帝國的歷史資料，主要來自對當時的考古發現，以及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，約公元前 484-425 年）的著述。希羅多德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與旅行家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《歷史》（*Histories*），被認為是西方歷史學的奠基之作，也是他對古代世界的綜合性記錄。這本書共有九卷，最核心的部分是關於波斯帝國與希臘城邦的戰爭，詳述了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對希臘的入侵，並記錄了著名的戰役。希羅多德詳細描述了波斯帝國的政治體系、統治方式，以及波斯人與其他民族的互動。<sup>2</sup>

波斯帝國的統治者自詡擁有「天賦王權」，君主被視為神靈所揀選的統治者，其統治模式以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並行的方式運作。按照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（*Histories* 3.89-97），大流士一世設立了「行省制度」（satrapy system），將帝國劃分為二十個行省，每個行省由總督管理，負責稅收、治安和地方行政。這些總督須要向君主效忠，但在地方治理上擁有相對的自主權。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，河西省的「總督」（例如尼三 7），就是行省制度下的高級行政官。

波斯帝國修築了大量基礎設施來促進商業發展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「王道」（Royal Road）。這條道路橫跨 2,700 公里，從小亞細亞的撒狄（Sardis，即啟示錄提到七教會之一所在之處，參啟三 1-6）直達帝國首都書珊（Shushan / Susa）。王道沿途設有驛站和守衛，確保商隊與信使安全，促進貿易與行政效率。波斯人也改善了海上貿易，與腓尼基人合作發展地中海航運，並在波斯灣地區建立港口，促進跟印度和阿拉伯的商務往來。



與之前的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相比，波斯帝國在內政上實行較為寬容的宗教與文化政策，不強制被征服的民族改變信仰，使帝國內民族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多元性。對於國內少數民族，波斯帝國採取恩威並施的方針，這策略後來被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所承襲。儘管偶有例外，這種政策仍有助於延續帝國的長久統治。

波斯帝國的法律體系以嚴密的法典為基礎，旨在維持社會秩序並確保司法公正。波斯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司法權，不僅負責頒布法律，還能發布具有最高權威的敕令。這些敕令一旦頒布，便不可更改或撤銷，無論後果如何，均須嚴格執行。這個法律特點，在以斯帖記中清楚展現。當亞哈隨魯王發現自己被哈曼蒙騙，頒布了滅絕猶太人的命令時，即便他意識到這是錯誤的，也無法直接廢除該命令（八 8）。這種不可更改的法律制度，既強化了君主權威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對法律的隨意干預，使帝國的統治更加穩定。

在舊約以斯帖記時代（約公元前五世紀），波斯帝國擁有明顯的社會階層結構，這種階層制度深受帝國政治、經濟和軍事體制的影響。按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，波斯帝國的社會大致分為以下幾個主要階層：

#### a. 貴族與官僚階層

這階層包括王室成員、高級官僚、行省總督、軍事將領，以及各級行政官員。他們掌控帝國的政治與軍事大權，擁有大量土地與資源，並直接聽命於皇帝。波斯君主如大流士一世與薛西斯一世，透過封賜土地與財富來鞏固對貴族的統治，使他們對王權保持忠誠。其中，行省總督負責治理帝國各地區，管理稅收、司法、軍事等事務。他們在地方上擁有極大權力，有時甚至形成半獨立的統治。這種分權統治體制在以斯帖記中也有體現，如哈曼在波斯君主的授權下，能夠頒布消滅猶太人的命令（三 10-11），顯示貴族官僚的權勢與影響力。



## b. 自由公民

這階層涵蓋了城鎮居民、商人、工匠、農民等。自由公民享有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，能夠參與經濟活動，如經商、手工業生產和農業耕作，因此他們是帝國經濟的中堅力量。波斯帝國的經濟繁榮，特別依賴來自不同民族的商人與技術工人，如在書珊與波斯波利斯（Persepolis）等大城市，來自米底亞、巴比倫、埃及、腓尼基等地的商業網絡十分發達。農民在帝國經濟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，他們耕作貴族或國有土地，負擔賦稅，並需服勞役或從軍。由於波斯帝國對地方文化較為寬容，許多地區的農民得以維持自己的傳統農業和生活模式，而沒有被強制改變信仰或習慣。

## c. 奴隸與服役者

奴隸在波斯社會中雖然地位最低，卻是帝國經濟和建設的重要支柱。他們主要是戰俘、負債無法償還者，或因犯罪而沒有被罰為奴的人。奴隸通常從事繁重的勞役，如建設宮殿、修築道路和開採礦產。例如，波斯波利斯宮殿的建造就倚靠大量的奴隸與徭役工人。然而，波斯帝國對奴隸的政策相對溫和，許多奴隸可透過服務王室或貴族而獲得較好的待遇，在某些情況下更能獲得自由。此外，波斯法律允許部分奴隸擁有財產，甚至能積累財富贖回自由。

波斯帝國的社會階層雖然相對穩固，但仍存在一定的流動性，尤其是容許向上升遷。例如某些自由公民可以透過軍功或經商積累財富，進入貴族階層；奴隸若能獲得主人賞識，也可能被釋放，甚至進入官僚系統（這解釋了以斯帖記中末底改為何能夠成為首相，參十3）。由於波斯帝國的多民族政策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在軍隊、行政機關和商業活動中發展。這有點像在中國唐朝政權的多民族體制下，帝國保持了較大的靈活性與包容性。



波斯帝國的經濟體系十分發達，其財政來源主要來自農業、貿易，以及對各行省的賦稅徵收。憑藉其廣闊的疆域，波斯帝國統治了從美索不達米亞、埃及、小亞細亞，到印度河流域的廣大地區。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多元的經濟活動，為帝國的繁榮提供了堅實基礎。

波斯帝國的稅收制度由大流士一世進一步完善，每個行省須向中央政府繳納固定的財物或金銀貢賦。帝國統一了各地的貿易規則與度量衡制度，並且發行標準化的貨幣，包括大流克金幣（Daric）和西格羅斯銀幣（Siglos）。這些貨幣確保了商業交易的便利性，使波斯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經濟體之一。

波斯帝國的城巿經濟也極發達，許多手工業者專門從事織布、金屬製造、陶器和奢侈品生產。波斯宮廷與貴族階層對奢侈品的需求，促進了高級工藝的發展，如精美的波斯掛毯、黃金和銀器皿，以及雕刻工藝品。帝國的主要城市都是貿易與工藝中心，吸引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與工匠。這些城市除了是政治與行政中心外，也是經濟活動的樞紐。

以斯帖記與在時期上稍後的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，正是發生在一個如此高度發達的社會環境中。波斯帝國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皆處於鼎盛時期。然而，對於猶太人而言，這也是信仰面臨巨大挑戰的時代。他們必須在異國他鄉的多元文化與強大權力的壓力下，保持對神的忠誠與信仰，這是毫不容易的。

## 2. 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的處境

以色列王國在所羅門王去世後（約公元前 930 年）分裂為北國以色列（Kingdom of Israel）和南國猶大（Kingdom of Judah）。由於政治動盪、道德敗壞，以及違背與耶和華所立的約，兩國最終分別亡於亞述帝國與巴比倫帝國。



北國以色列由耶羅波安一世建立，其首都最初設在示劍，後遷至撒瑪利亞。以色列王朝更替頻繁，政治極不穩定，多次發生篡位和暴政。與此同時，以色列的宗教信仰逐漸遠離耶和華，崇拜異教神明和金牛犢，並受迦南宗教影響，導致道德與信仰的衰敗。

公元前八世紀，亞述帝國迅速擴張，成為中東地區的霸主。亞述君主提革拉·毗列色三世（Tiglath-Pileser III，公元前 745-727 年在位）對以色列施加壓力，以色列在國內外的動盪中試圖尋求外邦聯盟，但未能阻止亞述的威脅。公元前八世紀末，以色列王何細亞試圖聯合埃及反抗亞述，此舉激怒了亞述王撒珥根二世（Sargon II，公元前 722-705 年在位）。最終於公元前 722 年，亞述攻陷撒瑪利亞，以色列滅亡。亞述軍隊將大批以色列人擄往異地，並以外邦人取代原住民（王下十七 6、24）。

相對之下，南國猶大的政治局勢較為穩定，由大衛的後裔持續統治。然而，猶大的宗教生活時常受到外邦影響，敬拜偶像與道德墮落的問題屢見不鮮。儘管在公元前七世紀希西家和約西亞等敬虔君王試圖推行宗教改革，但國內偶像崇拜和社會不公的問題仍然嚴重。

公元前七世紀末，巴比倫帝國取代亞述帝國成為中東霸主。尼布甲尼撒二世（Nebuchadnezzar II，公元前 605-562 年在位）於公元前 605 年擊敗埃及，成為巴勒斯坦地區的控制者。猶大王約雅敬最初臣服於巴比倫，但後來反叛，導致巴比倫於公元前 597 年攻陷耶路撒冷，擄走約雅敬的繼位者約雅斤及猶大精英階層（王下二十四 10-16）。在西底家統治期間，猶大再度叛亂，尼布甲尼撒於公元前 588 年圍攻耶路撒冷，歷時兩年，最終在公元前 586 年攻陷耶路撒冷。聖殿被焚毀，城牆被拆，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（王下二十五 8-12）。這場災難開啟了猶太歷史中的「巴比倫被擄流亡」（Babylonian Exile）時期，標誌着南國猶大的終



結，也使猶太人面臨信仰與民族認同的挑戰。

猶太人在被擄至巴比倫期間，失去了聖殿與國家，但正因這種危機，他們更深體會到信仰的核心不是土地或制度，而在於與耶和華的盟約關係。先知的信息提醒他們，猶大的災難乃因背棄律法而來，因此他們在流亡中更加重視律法書的誦讀、安息日的遵守，以及割禮等傳統記號。這些信仰實踐成為維繫身份與羣體的力量，使他們在外邦文化的氛圍中，仍堅守對耶和華的忠誠。不僅如此，先知耶利米勸戒被擄者在異地安居樂業（耶二十九 4-7），先知以西結則強調神的同在不受地域限制，鼓勵猶太人在任何地方都要堅守信仰（結十一 14-21），讓猶太人雖身處外邦，但在信仰上比以往更為忠誠。

巴比倫攻滅猶大之後不到半個世紀，這個看來強大的帝國也亡於新興的波斯瑪代聯合帝國。公元前 539 年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魯士大帝攻滅巴比倫帝國。然而，歷史至此不再重演。以往亞述和巴比倫在攻陷敵國之後，都會把當地臣民擄到遠方，但有異於上述的強制遷徙政策，波斯帝國採取了較為寬容的統治。

公元前 538 年，居魯士頒布詔令（參代下三十六 22-23；拉一 1-4），允許猶太人從巴比倫回歸耶路撒冷，重建聖殿。波斯帝國的寬容政策能夠有效治理廣大領土，贏得許多臣民的支持。居魯士不僅准許猶太人回歸，還下令將尼布甲尼撒從聖殿掠奪的器皿歸還給猶太人（拉一 7-11）。<sup>3</sup>

「被擄流亡後的歸返」（return from exile）這個用語，正是在公元前七世紀末至六世紀初，猶太人從亡國被擄之後，經過數十年，在波斯新政權之下回到以色列土地的歷史。在這段歲月之前的王國時代，猶太人的信仰漂浮不定，時而忠誠，時而背逆。整體而言，這個民族只懂



審時度勢，見風轉舵，從來沒掌握和堅持他們應該持守的信念。然而，猶太人戰敗被擄他鄉，數十年後歸回本土，其間的經歷，卻成為他們的信仰轉捩點。

根據以斯拉記的上半部記載，第一批歸回的猶太人由所羅巴伯和大祭司耶書亞帶領，返回耶路撒冷，並於公元前536年為第二聖殿奠基（拉三 8-10）。然而，由於當地敵對勢力（如撒瑪利亞人）阻撓，聖殿建造工程受挫，也因着猶太人內部經濟困難，工程進展緩慢。這時候，波斯帝國由岡比西斯二世當政。他可能沒有延續居魯士的寬容政策，支持聖殿建造，導致工程停滯。由於撒瑪利亞人等反對勢力的上書控告猶太人，波斯政府下令暫停建造（拉四 1-23）。<sup>4</sup>

繼位的大流士一世對屬土臣民的宗教和自主權採取較寬容的政策，在他當政的第二年（公元前520年），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鼓勵百姓重新投入建造聖殿的工作（拉五 1-2）。他們在六月復工（該一 15），即使面對各樣困難，甚至是河西的總督達乃和示他·波斯乃的詰難（拉五 3），仍然沒有放棄，呈示他們是得到帝國的允許（拉五 4-5）。達乃在獲悉猶太人確有波斯官方的諭准後，便停止攻擊，反過來按大流士的吩咐加以相助（拉五 6 - 六 14）。公元前516年，聖殿終於完工並正式獻殿（拉六 13-22），標誌着「第二聖殿時期」的開始。

在大流士的支持下，聖殿建造得以完成，並恢復了獻祭制度，使猶太人能夠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信仰與生活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一些猶太人留在故土耶路撒冷與猶大地區，從事農業與手工業。然而仍有許多猶太人留在波斯帝國各地。

波斯帝國對猶太人採取相對寬容的政策，正如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所記載的，容許猶太人選擇回歸家鄉。然而，並非所有猶太人都選擇回



歸。許多猶太人已經適應了巴比倫及其他地區的生活，因而選擇留在外邦地區，形成遍布各地的猶太僑民社羣。

美索不達米亞與波斯地區是最早、最大規模的散居中心。近年出土的考古資料中，記錄了被擄的猶太人在巴比倫附近名為「猶太城」（Al-Yahudu）的村落生活。泥板中可見猶太人以家庭為單位租賃土地、借貸、簽署契約、繳納稅賦。他們被編入帝國農業體系，但具備一定的法律人格與經濟自主。<sup>5</sup> 這些文獻印證被擄羣體並非完全是奴隸，而是一種帶有社羣自治的定居者。他們可以保留希伯來姓名、家族記錄和宗教習俗，使民族身份延續下去。直到新約時代，巴比倫—波斯地區仍有龐大的猶太人口，甚至成為新約時代之後的猶太拉比傳統（Rabbinic Tradition）的重要發源地。

在波斯帝國的社會結構中，猶太人大多屬於自由公民階層，其影響力取決於處身的城市與職業。由於波斯帝國的寬容政策與龐大的貿易網絡，猶太人能夠從事長途的商業活動，特別是在美索不達米亞、埃及和小亞細亞地區。猶太人從事貿易的能力名聞天下，就是在波斯時代開始建立的。部分猶太人，如以斯帖記的末底改或尼希米記的尼希米，甚至能夠進入波斯宮廷，在政府體系中擔任職務。

猶太人在經濟上相對穩定，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仍受波斯帝國統治者與地方總督的態度影響。在亞述和巴比倫的猶太人顯然曾被要求奉行帝國的宗教活動，正如但以理書第三章所顯示的，但波斯帝國允許猶太人遵守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並且提供重建聖殿的資源（拉六 1-12）。因此猶太人得以維持他們的宗教傳統，並繼續遵守摩西律法。

在離開耶路撒冷的猶太僑民社羣中，如何維持信仰成為挑戰。他們在外邦環境中建立會堂（synagogues），作為聚會與學習律法的場所。



「會堂」一名源自希臘字 συναγωγή (*synagōgē*)，意為「聚集」，顯示這類猶太人的聚會形式是在希臘時代之後盛行，但其起始大概出現在更早期。在波斯帝國時期，猶太人失去聖殿，羣體遂逐漸形成地方性的聚會點，用於誦讀律法書（妥拉，*Torah*）、祈禱和教導，成為會堂的雛形。雖然聖殿後來重建，但對於許多在外邦生活的猶太人而言，他們的信仰是由會堂形式的聚會所維繫。

在波斯政權相對寬容的環境下，猶太社羣得以在地方層面延續信仰生活。例如在以西結書裏神說：「我雖將以色列全家遠遠流放到列國，使他們分散在列邦，我卻要在他們所到的列邦，暫時作他們的聖所。」（結十一 16）這表示信仰聚會可以在異地持續。以斯帖記也提到哈曼在誣告猶太人時說：「有一民族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族中，與眾不同；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。」（三 8 上）在此暗示猶太人奉行的生活和信仰模式與眾不同，而且反映這些分散羣體需要聚會中心來維繫身份與信仰。許多猶太人沒有返回故土，而是在波斯帝國各地形成穩固的猶太僑民社羣。

雖然波斯帝國的政策較為寬容，但在帝國各地的猶太人仍要面臨政治風險。從以斯帖記可見猶太人如何遭遇哈曼的迫害。由於個人恩怨，哈曼策劃滅絕猶太人（三 5-6），並成功說服波斯王亞哈隨魯頒布滅絕猶太人的詔令。這場危機最終因着以斯帖王后與末底改的智慧而得到化解，王頒布新詔令，允許猶太人自衛（八 11-12），使猶太人得以反擊並確保生存。這事件顯示了雖然猶太人在波斯社會中能夠立足，但仍然十分脆弱，須仰賴政治上的機遇與神的保守。

以下是聖經所提到的波斯瑪代帝國君王或統治者，按歷史時序排列，並包含大概時間、相關事件和經文。



波斯君王 / 統治者	在位大概時間	相關事件
居魯士大帝 (Cyrus the Great)	約公元前 539-530 年	居魯士大帝下令釋放被擄的猶太人，允許他們歸回耶路撒冷並重建聖殿，這是波斯帝國寬容政策的代表性事件（代下三十六 22-23；拉一 1-4）。
瑪代人大流士 (Darius the Mede)	不詳，可能與居魯士大帝同期的一個瑪代統治者	根據但以理書，巴比倫滅亡當夜，大流士接管巴比倫，成為新帝國的統治者之一，可能指波斯的某一將領或行政總管（但五 30-31）。大流士任命總長治理國家，其他人因為嫉妒但以理便設計陷害他，但以理在獅子坑中蒙救，促使大流士頒布法令敬畏但以理的神（但六 1-28）。
亞哈隨魯（薛西斯一世） (Ahasuerus [Xerxes I])	約公元前 486-465 年	以斯拉記提到波斯時期猶太人重建聖殿的阻力，其中亞哈隨魯時期發生了與猶大地區的訴訟（拉四 5），有人向他控告猶太人，阻撓重建工作（拉四 6）。以斯帖記敘述亞哈隨魯的統治範圍（一 1-2），以及以斯帖在亞哈隨魯宮中如何成為拯救猶太人的重要人物（二 1-18）。

